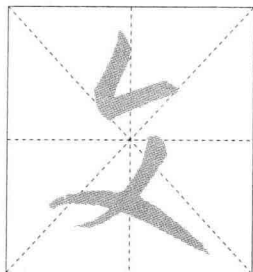




钱谷融： 学术情怀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人文思源袖珍学案

钱谷融： 学术情怀

夏 伟◎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为“人文思源袖珍学案”之一,由四个部分组成:一、历史情怀《论“文学是人学”》的两种成因;二、《〈雷雨〉人物谈》的学术回应模式;三、“散淡”:从人格乌托邦到日常活法;四、附录。本书是以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钱谷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作者的研究视角为由“学术”而“情怀”,从研究对象的理论与批评文本出发,进而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情怀与心理世界。附录札记部分,有作者与其导师的对话,谈话内容是对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补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谷融:学术情怀/夏伟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人文思源袖珍学案)

ISBN 978-7-313-10266-9

I. ①钱… II. ①夏… III. ①钱谷融—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8017 号

钱谷融:学术情怀

著 者:夏 伟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上海春秋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125

字 数:11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0266-9/K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33854186

序

方克强

夏伟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是很有学术看点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研究对象的重要性：钱谷融先生的学术地位与思想价值众所公认；而且更由于他的研究角度的独特：由“学术”而“情怀”，将“学术”研究置放于更阔大的“情怀”世界的探讨中去。

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将学术纳入知识与学问的理性过程之中，而情怀（情感与襟怀）则归属于更为复杂也更难把握的人格特征与内心世界领域。尽管人们在日常经验与逻辑关系上明知这两者难以分割，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依循惯例而只见学术不见情怀。这也许是知识的确定性和简约化原则在起作用：它只把握可以把握、易于把握的对象。对于包括学者情怀在内的感性和内在性心理世界的探讨，似乎超出了一般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更具难度。

常见的例外是对诗人和小说家作品的研究，这往往会触及主观情怀之类的主题。从某种程度来说，夏伟是用研究作家创作的方法来研究学者。他不仅引用和分析了钱谷融先生的散文文本，并且始终贯彻了把钱谷融先生的理论与批评文本也视为内心世界隐潜投射的学术理路。这影响到他的研究方法不是纯理性的分析、归纳和

推演，而是带有较大的感性成分和较强的主观色彩。具体而言，他是用理性理解理性，用感性触摸感性，用内心应对内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以发掘人物潜台词和内心世界为特色的，而夏伟分析此著的“学术回应模式”时则以窥视钱先生的内在隐秘心理见长，读出了钱先生与繁漪相通的“因痴而辱”、“因辱而蛮”。

面对钱谷融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前辈学者时，心怀敬仰是后学之常情。然而就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而言，“仰视”与“俯视”又容易产生判断与评价上的偏差，不利于探究较为客观的真实，“平视”的学术眼光才是更可取的。夏伟是“80后”人，钱先生是“10后”人，前者是后者学生的学生。但在体现夏伟研究态度的行文中间，我们却丝毫看不到这层“辈份”关系的痕迹，渗透其内的是平等、对等和中肯、中性的评析立场。有肯定有否定，有赞赏有批评，无过誉之词，有坦诚之心。相信读完这本著作的大多数人都会有此感觉，会体会到作者的年少老成、心气高远。夏伟的“平视”大概原因有二：其一是具有学术史的眼光，明了任何学者都是具有自己的特点、长处与不足的；其二是人道主义的平等意识，它的普世性理应适用于诸种学术关系。

“对话”是平等意识的逻辑延伸与表现形态，这是本书的另一特点。“对话”首先要“有我”，作为作者的“我”在文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即使没有用“我”的地方，感性介入与个性彰显的色彩也较为强烈。其次“对话”要有对象。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作者在试图分析对象心灵时与对象形成对话关系；二是读者对象，作者经常假设读者对自己的论点提出质疑，然后一一解答；三是自我对象，作者喜欢用追问的方式自问自答，展现自己的思考过程与探

索路径。这种层次丰富的“对话式”文字形成了不拘一格的活泼文风,与通常的论文规范与学术著作风格相比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

确实,这使人想到了一个词——“另类”。“另类”检视着学术的宽容度、开放性和创新意识。想当年,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是文学观念与思想的“另类”,《〈雷雨〉人物谈》则是文学批评形式的“另类”。“另类”有没有生命力要借助时间的检验,夏伟的这部著作同样如此。

夏伟是我的学生。我是他学年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这部著作就是他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的。我对夏伟学业和学术研究上的另类性是有一个认知过程的。记得他在大学二年级上我的“文学概论”课,我布置的作业是作一篇自选题目的文学理论专题论述,当然我强调了创新观点的重要性。结果,夏伟的作业是“最创新”的。他写了一篇说理散文,一大半篇幅讲了一对热恋情人的复杂关系故事,通过比喻推理,得出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可能性、纠结性、不确定性和微妙性等原则、道理。我当时的感受是吓了一跳,不知怎么打分。按照专题论述的作业要求,是要打不及格的;按照创新原则,这是我教书二十多年所见过的一篇最另类也最富创新冲动的作业。经过思想斗争,我最后给出的是高分。因此,他的硕士论文在我眼里就不是什么意外了。但愿夏伟在“另类”亦即创新的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顺畅。

(方克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与情怀:《论“文学是人学”》的两种成因 / 001

第二章 《〈雷雨〉人物谈》的学术回应模式 / 030

第三章 “散淡”:从人格乌托邦到日常活法 / 058

【附录 1】 “我只是跟着感觉走”——钱谷融访谈 / 083

【附录 2】 “钱谷融文学观”札记(含对话) / 099

参考文献 / 153

第一章

历史与情怀： 《论“文学是人学”》的两种成因

用今天的眼光看，钱谷融就其天性，更适合扮演才情兼具的文学鉴赏家和批评家。钱谷融曾撰文赞赏王元化的眼睛，有一种因思想聚焦而辐射的英锐。钱谷融不是思想家。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足以警世的独立之声。钱谷融是更愿在野鹤闲云般的舒缓中，品味日常优雅与精致的智者。

这就决定了其名篇《论“文学是人学”》（下简称《“人学”》），无论行文与格调，乃属温良和熙之作，未见肝火，是在讲文学常识。其文可谓“三部曲”：一曰文学是人写的，故应爱护作家“情动于衷”的真诚；二曰文学是写“人”的，此“人”即叙事语境中的性格造型，故要写出栩栩如生的个性，犹如“有自己的生命”一样；三曰文学是写给人看的，故作家要在读者心里唤起对人的信心及对美的神往。“三部曲”，旋律归一：“要把人当人”。这不是钱谷融的发明。这是十四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已成文明人类的普世共识。钱谷融的聪慧在于：能熨帖自如地将其所信奉的理念，借文学术语转述给了当代文坛。因此而招致二十二年的不公与凌辱。



钱老在书房

—

钱谷融写《“人学”》的外因,无疑是1957年早春,在“双百”方针影响下比较活跃的学术空气;但更关键的,在于他对主流文论的不满。因受苏联影响,共和国文坛普遍认为“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在‘反映现实’”(下称“反映任务”论)。钱谷融“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直接的、首要的任务”^①。理由有二:

^①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5页。



钱老与许杰教授(中间)在八十年代。1957年,那篇著名的《论“文学是人学”》脱稿后第一个就是给许杰先生看的,许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

第一,“如果我们所要求于文艺的只是在于概括地反映现实现象,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的话,那么,科学会把这些做得更精确、更可靠的。这样,文艺就失却了它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而存在的意义了。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有了科学就不需要文艺,而文艺也并没有因为科学的日益发达而日趋衰落”^①,这说明,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其“特殊的,不是科学所能代替的任务”。钱谷融认为,那“就是影响人,教育人”^②(下称“教育任务”论)。

千万不要小觑钱谷融的“教育任务”论。是的,主流文论也强调“教育功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要求文学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

①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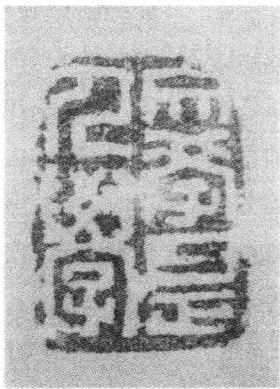
②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9页。

器。”^①钱谷融对“教育”的理解有所不同，他借高尔基的话，这样阐释“教育任务”论：

“文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②

可见，毛泽东的“教育”近乎灌输，他指令文学成为宣传工具或政治说明书；但钱氏“教育”理念既没有完美的人民，也没有万恶的敌人，只有一个个独立的人。既然皆曰“人无完人”，故一般人都不免有些“庸俗习气”，但亦会有“好的品质”。文学就是要让读者“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救于圆满”，^③最终得到人格提升。简言之，在他笔下，“教育功能”之政治实用倾向没了，被更具普适性的人文理想取代了。

钱谷融质疑“反映任务”论的第二个理由是，“假使一个作家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反映整体现实’”，“那么，为了使他的人物能够适合这一原则，……他就只能使他的人物成为他心目中现实现象的图解，他就只能抽



钱老闲章：“文学是人学”

①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805页。

②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6页。

③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5页。

去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抽去这个人物的灵魂,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傀儡了”,这也就“丝毫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①。

阅读是文学得以存在和传承的重要媒介,当人们再也没有阅读的兴趣,那概念化、公式化的“文学”能否称为文学,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仅仅以“人文教育”取代“反映现实”来作为艺术家的任务,还是无法解决“反映任务”论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因为,文学人物概念化的根子,不仅在于“反映任务”论,同时也在于“作家任务”论——只要作家是肩负政治“任务”在写作,他就难免会牺牲人物的血肉和灵魂,将其塑造成只为特定“任务”而设置的木偶。

所幸,钱谷融没有那么简单,在论述“反映任务”论和“教育任务”论的关系时,他为解决这一问题埋下了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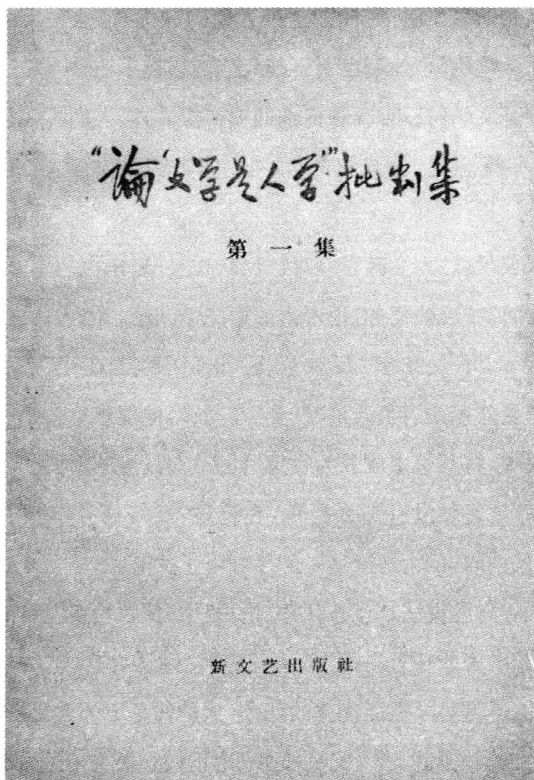
照钱谷融的说法,“反映任务”论,是把“反映现实”看作“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而“教育任务”论则认为“文艺一定是有它的特殊的、不是科学所能代替的任务(这种任务……就是影响人,教育人)”^②。这就是说,与“反映任务”论不同,“教育任务”论的主语并非“作家”,而是“文学”。所以,与其说钱谷融想用“教育任务”论替代“反映任务”论,毋宁说是用“文学任务”论修正“作家任务”论。

那么“文学任务”论与“作家任务”论区别何在呢?

朱光潜有段话对此堪称好注解。他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道德目的的作品往往可以发生最高的道德影响”;“就目的说,莎士比亚绝对没有什么道德主张要宣传;就内容说,悲剧的事迹……大

①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4—65页。

②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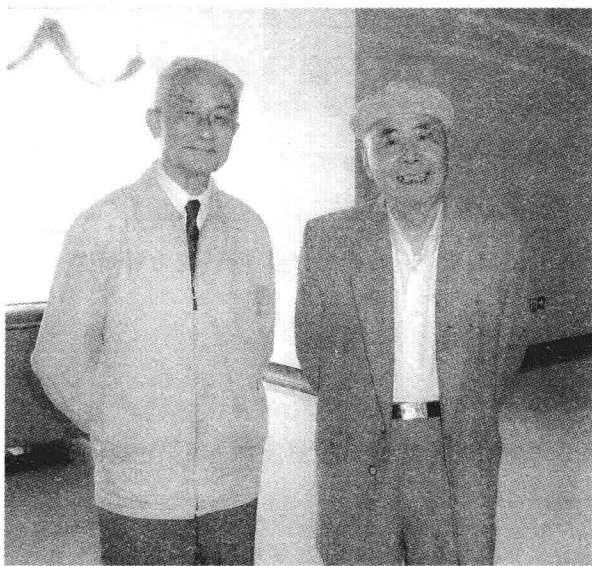


五十年代钱老遭受不公

半是不道德的。但是在真正了解一部悲剧之后”，我们“一方面感情仿佛经过一番净化和尊严化，一方面对于人生世相也得一种深刻的关照”。^①

在这里，“道德目的”和“道德影响”是两个概念：前者指作家（如莎士比亚）写作时所怀揣的目的，接近（主动或被动的）“作家任务”；

^① 《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第318—319页。



钱老与徐中玉先生。八十年代徐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钱任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所长

后者则是文学作品所实际提供给读者的感受或影响,可以看作文学的一种功能。朱光潜说这功能的最高形式是“感情的净化和尊严化”以及“对人生世相的深刻关照”。这与钱谷融所期待的“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①极为相似。可以说,钱谷融所谓文学的“教育任务”,其实就是朱光潜很重视的“道德影响”功能。两者是异曲同工,在我看来,朱光潜的表达可能更准确些。

只要把钱谷融的“文学任务”论解读成文学的“核心功能”论,那思路就连贯了:首先,钱谷融认为文学拥有提升读者个体人格的独特功能,此乃科学所力不能及;其次,如果硬要以社会科学之任务干

^①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65页。

涉文学，强使艺术家“反映现实”，作品往往枯燥乏味，让读者丧失兴趣，进而妨碍“影响人、教育人”这一文学“核心功能”的实现。所以，钱谷融希望以“文学任务”论或曰“核心功能”论修正“作家任务”论。

如果不靠权力强制的“作家任务”，也不靠作家预设的“道德目的”，文学如何实现其“影响人、教育人”的功能呢？

或许，钱谷融对李煜诗词的分析，能够成为解开这一疑惑的钥匙。他说：

诚然，在李后主的诗词里，所写的都是他个人的哀乐，既没有为人民之意，也绝少为国家之心。亡国以后，更是充满了哀愁、感伤，充满了对旧日生活的追忆和怀恋，很少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但是，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而且，每个人既都必有其独特的生活遭遇，独特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又不能把他的个人的哀乐唱出来呢？假如他唱得很真挚，很动听，为什么又不能引起我们的喜爱，激起我们的同情呢？只要这个人不是人人痛恨的恶人！一种深厚纯真的感情，不管它是对人的，对自然的，也不管它是对个人的，还是对广大人民的，或者是对国家民族的，都是能够引起我们的赞许的。因为他使得我们对人、对自然界更加接近了；使得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了。^①

①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80页。



钱老与诗人白桦

看来李煜诗词确实是“没有道德目的却有道德影响”的文学经典：它明明充满哀愁、感伤，甚少政治意义，却使读者对人、对自然界更加接近，更加热爱生活。钱谷融认为，其原因就在于诗中饱含情愫：那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对不幸的悲叹。对悲欢离合的感慨，本是驱迫诗人噙泪抒怀的内驱力；只有如此创作才能吸引读者，最后与他们的灵魂共鸣，从而“美善吾人之性情”。可见文学所以能“影响人、教育人”，并不靠作家的“道德目的”，而靠其“情绪动力”。钱谷融申明，这情绪的根源，便是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

钱谷融说：“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来说，虽是十六、十七世纪时在欧洲为了反对中世纪的专制主义而兴起的。但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想，却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流行、传播在人们的口头，笔下的。”^①其主旨在于“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

①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83页。

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①

将这段话带入文学语境,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真正的作家深信,自己是天生有权悲叹不幸、向往幸福、赞美高贵、渴望情爱的人;同时他会“爱屋及乌”地关心其他人,并被亲历或目睹的悲欢离合所打动;当作家拿起笔,书写他的挚情,“一切都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抽象空洞的信念,笼统一般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它们的用武之地”^②;于是读到这种作品,读者也会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是受到尊重的、幸福的,他也会像作家那样领悟,要爱自己,也要像爱自己那般爱身边的人——这就是灵魂的净化和提升,也就是钱谷融渴望的“教育功能”的实现。而强调“承认人的正当的权利,尊重人的健康的感情”^③,并将这种人道情怀看作推动整个文学过程(包括酝酿、传达、接受诸环节)的驱动力,当是“文学是人学”的真意了。

二

现在清楚了,钱谷融所以写《“人学”》,因为与主流文论相比,他认为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即靠人道情怀驱动的情态想象所悉心编织的,能让读者在感动的同时净化心灵,从而活出意义的文句艺术品——才更接近文学的审美本性。这观点和钱谷融所喜爱的作品一样,温和、善良,虽略显简单,但颇有见地。为何如是立场,竟一

①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84页。

②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78页。

③ 钱谷融《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第87页。